



綁架美利堅

美國由盛而衰的案例

(美)則席／著



6. 肯尼迪家族的政治謝幕

肯尼迪家族在美國政壇的地位以及產生的影響是盡人皆知的；但由於約翰·肯尼迪總統和羅伯特·肯尼迪議員相繼死於非命，這個家族問鼎白宮的希望落在了三兄弟的僅存者愛德華·肯尼迪身上。歷史的慣性和政治氣候在一九六九年末也的確向肯尼迪家族展現出一條通往白宮的路徑。

這個路徑圖是這樣的。首先，愛德華·肯尼迪需要在民主黨內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實現這一點並不難，一要在黨內擴大朋友圈，對異見者要化解前嫌；二要捨得一些利益，讓那些有對立情緒的議員覺得有實惠可圖；說句白話就是要靠前台的宣傳造勢和後台的利益交換雙管齊下；這個目的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因為這是普通政客都會的入門本領，即大量的金錢和一個高效運轉的競選團隊。第二步要有效的利用民衆對兩位兄長遇刺身亡的記憶和同情爭取選票，但必須掌握好分寸，達到讓大衆認爲自己不是打悲情牌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貫徹思想的能力，是爲了大衆的利益而競選。第三，需要確認各類財團的訴求，把他們的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綱領最大限度的糅合，讓那些大州的財團出力，影響人口密集的地區，這是最重要的也是難度最大的環節。當然還有一項任務，愛德華·肯尼迪無法言明又會偶爾在無意間對最核心可信的人稍有流露的願望，那就是首先要入主白宮然後才有可能解密肯尼迪總統遇刺的全部細節，還原真相，給民衆一個透明滿意

的答復，也還兄長一個公道。

在即將來到的一九七零年，民主黨要召開競選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獲得這次大會的認可並贏得初選才能出線，代表民主黨挑戰現任的尼克松總統是成功的第一步。愛德華·肯尼迪聚集了兄長們的助手，形成了一個團結高效的競選團隊。內部的準備和對外的宣傳造勢都進行的十分順利，民調和輿論都對自己非常有利。從各種民調組織的數據來看，肯尼迪先生佔有微弱優勢。爲了感謝競選團隊的共同努力和長時間不懈的辛苦工作，七月十八日晚愛德華·肯尼迪在麻省的裁魄奎德克島（Chappaquiddick Island）舉辦了一次小範圍派對。受邀參加派對的五位女性中，瑪麗·考潁科內（Mary Jo Kopechne）十分出衆。大學畢業後，她在阿拉巴馬州做過議員辦公室助理，當年的同事們回憶她的時候，都認爲瑪麗手腳勤快，頭腦靈活。瑪麗後來加入羅伯特·肯尼迪競選團隊，她年輕、貌美、能幹，很快就贏得了周圍同事的認同。這次慶祝階段性勝利的晚會自然少不了瑪麗。派對開的輕鬆熱鬧，玩笑和幽默一個接一個，香檳、威士忌和紅白葡萄酒輪替著滿上，大家對拿下白宮信心十足。派對接近尾聲時，愛德華·肯尼迪主動開車送瑪麗女士去渡口，然後再乘渡輪過海灣回到她下榻的酒店。夜黑路窄，肯尼迪的轎車突然失控墜入水中，愛德華·肯尼迪議員受了點傷，自己爬上岸生還，瑪麗女士卻溺水而亡。

這次意外事故使得本來希望滿滿的肯尼迪議員競選總統計劃戛然而止；此後，肯尼迪家族再也無人無力在政治

舞台上發揮實質的影響。現存的歷史只顯示兩點，一是迷霧重重的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謀殺案，二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肯尼迪家族魔咒”。

這次事件改變了肯尼迪家族命運，甚至影響了美國政治歷史。駕車事故表面十分簡單，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天是伸手不見五指，肯尼迪在轉彎時走錯了路，汽車失控落水，自己受傷爬上岸邊，瑪麗女士不幸溺水身亡。但大凡蹊蹺的事都怕查細節講邏輯，這裡不妨看看當時對事故的公開報導，有如下幾個版本。

愛德華·肯尼迪議員本人：我當時邊開車邊和瑪麗聊天兒，突然發現我是在土路上行駛著，是我在無意中轉錯了彎。我想減速時車子就失控了，我們掉進了水裡。我奮力爬上岸邊，想回頭去救瑪麗，就趕快回到開派對的房子裡，找到XXX，我們又一起回到水邊，卻無能為力。我回到渡口，但那是已經沒有渡輪了，我只能游泳到對岸才回到酒店。那時我感到頭痛欲裂，便昏昏睡去，第二天早上醒來才想到報警。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的。

官方版本：出事的原因是肯尼迪議員駕駛不當，離開了柏油路面，在土路上汽車失控而落水導致瑪麗·考潁科內女士被安全帶困車內而溺水身亡。依法判處肯尼迪議員有期徒刑兩個月，監外執行；吊銷其駕駛執照六個月。（簡潔清晰，結案，翻篇兒）。

主流媒體：關注旁枝末節，如汽車的剎車系統是否失靈、當時的行駛速度、瑪麗是不是喝了酒等等，總之，限

制報導，避開要害，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冷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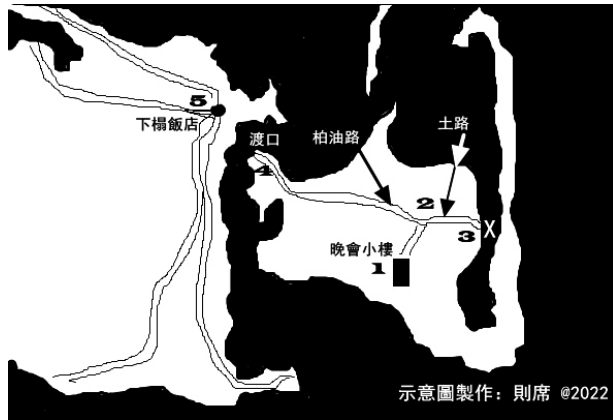
小眾媒體：民衆有知情權，應該還原真相。官方的解釋疑點重重，難以服衆。各類猜測，傳聞，“祕聞”“內部透露”鋪天蓋地。這類報導都頂著冠冕堂皇的帽子，但爲了生計，主要是滿足底層大衆“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八卦。

調查記者群體：已經公開的各類人證言證物證都說明這次事故絕非偶然，諸多細節經不起分析和推敲，相互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既然官方有“難言之隱”，我們來查出真相，給公衆一個交代。這個群體中，持保守觀點的人們多數認爲愛德華·肯尼迪對瑪麗·考潏科內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但議員先生撒了謊，司法制度沒能秉公執法，所以才做出了象徵性的判決。與此同時，“自由派”或者叫“中立客觀”的媒體只關注報導某一個側面，片面解讀，起到了實質上掩蓋事實真相的作用。

在沒有權力機構介入，也沒有資源雄厚的主流媒體配合的情況下，鬆散的調查記者們四處挖掘卻無法完全還原整個事件的真相。但經過記者們無私無畏的不懈努力，越來越多被官方和主流媒體忽視的細節都漸漸浮出水面，這些細節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揭示了事件的真相。

第一，愛德華·肯尼迪爲什麼在派對接近尾聲但是還沒有散伙的時候單獨和瑪麗·考潏科內駕車離開？肯尼迪自己的解釋是瑪麗有點不舒服，想要回飯店；但瑪麗又爲什麼將飯店的鑰匙、自己的錢包和化妝品留在派對現場？很顯然，我們的議員先

生在撒謊。但他為什麼要撒這種低級的謊言呢？為什麼肯尼迪先生要親自駕車送瑪麗女士回飯店？難道在場的十幾個人中沒有會開車的了？事後從圈內流露出一些“悄悄話”，傳言肯尼迪先生和瑪麗女士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但是從公開的信息找不到任何證據，其競選團隊解散後也沒有傳出肯尼迪先生與瑪麗女士的緋聞。



第二、請看上圖，這是按照肯尼迪議員的口述以及各方調查取證後的總和復原的事件過程；依次為：1. 派對場所，大約晚上十一點派對開始；2. 汽車轉錯方向上了土路，本應該左轉去渡口，然後乘坐渡輪過海灣回酒店；但肯尼迪先生右轉上了土路；3. 瑪麗溺水處有一個小橋，汽車開上了小橋，然後失控墜入水中；4. 肯尼迪先生爬上岸後沒有即刻設法救瑪麗女士，而是獨自一人回到派對場所，

然後又帶人回到出事地點，但爲時已晚，瑪麗女士已經死亡；5. 肯尼迪先生說他到達渡口時已經沒有渡輪服務，他是游過海灣才回到酒店的；6. 肯尼迪先生回到酒店的時間是大約凌晨兩點，他感到頭痛欲裂，就躺倒昏睡到第二天。

這個試圖自圓其說的口述充滿了矛盾和悖論。對當地了如指掌的肯尼迪議員爲什麼那天夜裡卻轉錯了彎兒，導致落水？就算肯尼迪本人逃生後無力救出瑪麗，但回到派對屋子後爲什麼不報警？電話就在桌子上，正常的反應是報警求助；假設出於救人心切，怕警察來得慢，所以帶人急忙返回出事地點，那又爲什麼找不到落水的汽車就各自回家，跟沒事兒一樣？事後獨自游過海灣回到酒店還倒頭大睡？而能在冰冷的海水中游過海灣是遠超常人的能力。凌晨兩點，帶著傷痛，既不報警也不就醫，昏昏睡去，也有悖常理。

第三，肯尼迪議員身高一米八八，體重九十一公斤，膀大腰圓，在哈佛大學讀書時是橄欖球隊員。這樣一個頭部受傷而又體碩的人落水後從迅速充水的汽車裡自我解脫而逃生是難以想像的。同時，沒有受傷，且身材苗條的瑪麗卻未能自我解脫，爬出車外，游回岸邊同樣難以解釋。很明顯，肯尼迪參議員關於落水前後的回憶和逃生經過都是編造的謊言。

第四，有位天生喜歡刨根問底兒的記者卡特勒

（R.B.Cutler）後來出版了一部很有影響力和說服力的著作《調查：裁魄奎德克》。書中講述了幾個細節頗能說明事故的脈絡。首先，出事前，肯尼迪議員的汽車在小橋上停下來，然後突然加速衝進水中。橋面是留有明顯的車輪突然加速後留下的輪胎痕跡；這與肯尼迪議員的口述汽車失控後從土路一直衝入水中大相徑庭。再有，打撈上來的汽車車身有幾處損傷，被鑑定為事故前所致，與事故本身毫無關係。還有，所有知情者和證人都作證瑪麗女士從不飲酒，但事後在她的血液裡發現有酒精，以致有的人懷疑瑪麗女士被下了毒。

第五，肯尼迪議員頭部受傷，有腫塊，後診斷為輕微腦震蕩；他本人後來解釋為：車子失控時他被甩出車外而受的傷，因夜黑無法斷定汽車落水處，所以回到派對屋去帶人回來救瑪麗女士。這個說法不無道理，所以被官方結論採用。

第六，肯尼迪議員的兩位好友諾斯·理查茨（Ross Richards）和斯坦·摩爾（Stan Moore）第二天早上在酒店的大廳裡見到議員先生時，肯尼迪顯得格外平靜；緊跟著，議員先生的外甥喬·噶爾幹（Joe Gargan）和政府檢察官保羅·馬克漢姆（Paul Markham）渾身滴著水跑進酒店來見議員先生的時候，肯尼迪議員變得有些激動，態度開始粗魯，對兩位落湯雞出言不遜。這兩位在現場親自參加車輛打撈的親信直接來見，明顯成了

日後的證人，而保羅雖然是自己多年的朋友，但他畢竟是政府方面的檢察官。

第七，當地的副警長克里斯多夫·盧克（Christopher Look）的證詞是，事發前他見過肯尼迪議員的車子，裡面有三個人，不是兩個。如果能找到那位“第三者”整個事件就會瞬間變得簡明清晰起來，但肯尼迪議員否認這位副警長的證詞。

第八，至於瑪麗女士是否被下毒，為什麼血液裡有酒精，至今還是個謎，因為從來沒有做屍檢，托詞是瑪麗在水下泡了九個多小時，沒有必要。瑪麗女士的親屬至今還在苦苦地尋找真相；其母親在多次接受不同媒體的採訪中始終重複一句話：瑪麗是被人害死的。

第九，另一位作家理查德·思博力格（Richard Sprague）在其力作《力克美國123》一書中指出，白宮情報官托尼·烏拉威茨（Anthony Ulasewicz）證詞說他接到指令飛往肯尼迪議員出事的地點“挖掘材料”，但巨大的漏洞是：托尼是事發的第二天一早，在事故尚未對外公布之前，他就到了現場！這就間接證明了整個事件是有預謀的，有些人早就知道在什麼地點，什麼時間將要發生什麼。

第十，對於“逃離現場”的指控，肯尼迪議員供認不諱。在記者問到即將開始的政治選舉有何變更的問題時，肯尼迪先生表示不會辭去議員職位，將繼續

爲馬薩諸塞州的選民服務。也確實如他所說的繼續爲選民服務，愛德華·肯尼迪連續八次成功連任，雖然沒能圓了他的總統大夢，但直到二零零九年去世，肯尼迪先生帶著層層陰影和不再閃亮的家族光環爲其所在州的選民服務了近半個世紀。

這次意外的駕車事故中斷了肯尼迪家族通往白宮之路，同時開啟了世人皆知的“肯尼迪家族魔咒”。在之後的二十年中，與肯尼迪家族有關係的人一個接著一個非正常死亡。喬·小肯尼迪交往的女友愛舍里·林斯麗（Althalia Lindsley）在佛州被人用砍刀殺害（1974年1月23日）；林斯麗的好友佛蘭西斯·伯尼斯（Francis Bemis），一個專業記者，介入調查，結果自己在停車場被人用利器擊碎頭骨而亡；（“聖·奧古斯丁紀實”2007年1月30日）。羅伯特·肯尼迪的岳父岳母乘坐小型飛機墜毀身亡（1955年）。其內弟也死於飛機墜毀（1966年）；羅伯特·肯尼迪的長子死於吸毒過量；麥克·肯尼迪死於滑雪事故；傑奎琳·肯尼迪改嫁後，其繼子死於飛機失事，繼女死於安眠藥副作用等等。

這個有關“魔咒”的說法始於愛德華·肯尼迪本人。他在事件結束後的電視聲明中說到，“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可怕的‘魔咒’罩著肯尼迪家族”。隨著時間的推移，“魔咒”的含義也愈來愈多；他死後不久發表的傳記裡有這樣的記載，“那天夜裡我的行爲是不可原諒的”，

“我做的決定糟糕之極”。一個行將就木的人表達的是內心的深切懊悔卻又無可奈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肯尼迪家族魔咒”似乎可以是這樣的：肯尼迪家族的根本價值觀在某個層面與另一種價值觀相抵觸，而代表那個對立價值觀的政治勢力及財富力量遠遠大過肯尼迪家族的一切。所以，某些事件的發生和結局是早已註定的，是肯尼迪家族無力控制的。對方實在太強大了。

“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社會不能允許祕密組織的左右……”肯尼迪總統在“豬灣事件”之後的媒體協會代表大會上如此表態。也許肯尼迪家族和那個強大力量的深層矛盾就是那個時候產生的，這種矛盾的發展就成了後人口中無奈的“肯尼迪家族魔咒”。解開這個“魔咒”的關鍵之一就是解密約翰·肯尼迪謀殺案的全部案宗。塵封了近一個甲子的八千多個文件很可能就是“魔咒”的藏身洞穴，也就是那個強大的對手極力保護的“國家機密”。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麻省的裁魄奎德克島發生的這起駕車事故很快被另一個更大的新聞淹沒了。美國宇航員登月成功，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磁鐵般地固定在電視屏幕上，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他的同事愛德林（Buzz Aldrin）走出登月艙，將星條旗插上月球。人類開始了新的征程：太空。